

旧宅

□ 王强

2024年4月3日下午,我探访了我家旧宅。旧宅是当年父亲工作单位分配的两间连排平房以及相应的小院,与单位一墙之隔,共两排,我们北面这一排共4户,我家在最里面。1977年到1986年间,我们住在这里。期间,我先在公社工作,后考上大学,后分配工作,因而真正在这里住的时日并不多,但这里经历和见证了我青春岁月的两件大事:考大学,我是从这里骑自行车到应县一中考场的;结婚,我们的婚礼就是在这逼仄的小院举办的。

也许是这几年老了,怀旧的念头和实践经常不期而至。母亲现在的住处县城东南,岳母住在木塔西不远,高德地图显示相距2.6公里。我每次回到县里,从母亲家到岳母家来回一向是步行,单程约半小时。这次回来清明祭祖,依旧是步走穿行于小巷小街。

穿行小巷小街时,路过了父亲的工作单位。循巷口望去,想起我家旧宅应该就在小巷深处,决计前去探个究竟。走到巷口,再由南向北顺着走,约百余米,旧宅呈现了:小巷阡陌,房舍俨然,路依然是通的。我们住的那一排房除了东

头的那户改建成二层现代建筑外,他还是当年的样子。我逡巡于两排房子边上,想着当年住得是谁,和我们一排四户还能想起住者的名字,前一排记不起了。看看周围环境,东面的两排二层小楼依然如故,只是边上的公厕拆了,变成了垃圾点;小楼后面的气象站不知啥时也变成了居民平房住宅,看房子的面貌应该有些年代了;我们房子后面小街对面的一位老领导的高处住宅,门楣还是当年的老样子;稍靠西一点的商业礼堂,门紧闭着,门前堆着杂物,和记忆中别无二致。所有的老建筑型致依旧,只是它的老旧与毗邻的新款高楼相形更显几分陈旧和沧桑。当我拐弯准备离开的时候,回过头看见一棵高大的杨树枝虬凌空,不禁心生感叹,这不是在我们家院子里吗?于是我返身折回,径直向旧宅走去。轻叩门扉,无人应答,我从门中间的小方洞向里望去,看见杨树的树干似有合抱之粗,我心里惊叹,我怎么竟然不记得院里的这棵杨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眼前的景象告诉我,从毫末到合抱,经历了多少岁月,多少风雨。我突然意识到,我离开这个院子太久了,一晃几十

年。我想到自己的年龄,想到90岁的老母,想到离世17年的老父,虽然自我感觉不知老之将至,但如箭的光阴之手已经和正在拉着我快速地奔跑,向着那个人所共赴的终极归宿……

也许是心灵感应,我在门口和巷里拍了几张照片出来后,又在边巷继续拍相邻的建筑物,以资纪念,一辆自行车侧身而驻,抬头一看竟是弟弟。弟弟昨天晚上刚从外地回来,谁曾想到,我们在这里相遇!骨肉相联,亲情无价,在我的印象中,我和弟弟街上偶遇在此之前未曾有过,我由衷感叹至亲之情的神秘和神奇。旧宅,我们共同生活的地方,我们的气息曾在这里融合,此时又在这里汇聚。曾经见过孪生兄弟姐妹相互感应的报道,同胞兄弟如此心灵感应我们能亲身感受,太令人欣喜和感慨了。饮水思源,不忘根本,唯有感恩祖上庇荫,感恩父母养育,才对得起上苍赐予我们神奇的血浓于水的生命相遇。

弟弟告诉我,那棵树应该是1980年栽的,算来已经44个年头了。我应该记得,但没有记得。惭愧!

愿生命之树常青。

春杏

□ 杨程远

灵丘方言是不太分前后鼻音的。所以春杏,也可以被读作春信。

出差的车疾驰在蜿蜒却平坦的高速路上,刮起的风经常从路边的一树清白中撕下一二,然后随意地散落在深灰色的道路上,平添了几分生气。树们骄傲地立在山野间,在还未完全复苏的黄土梁上,在尚且慵懒的灌木丛间,为这片广袤粗犷的大地带来春的信息。

可惜,旅途忙碌,我终究是没有机会下车去亲手触摸一下那娇柔婉转却热烈绽放的花瓣,嗅一嗅似有若无却沁人心脾的花香。

不过,旅途尽头,总会有奇遇。

出差回来,便想去看看老人。正好,在姥姥家的院子里,我邂逅了两树春杏,一树方开,一树正落。真好。

她们就如我想象般的完美,这样的

形状从很久以前就被她们的祖先编译在基因里,一代代地传承至今。

院里还没有耕种,两位老人每年都喜欢在院里这一方小天地种点玉米和蔬菜,出差回来的我,是最适合做这些事的劳力。

推着小小的播种器,踏过柔软的黄土,有些土屑钻进了新买的鞋子里,不过那并不令我懊丧,反倒让我有些欣喜。因为,我是这片黄土的子孙,对它,我只有亲近。同样地,对于不远处那两株杏树,我也有着无比的亲近。

休息的时候,我就站在春杏下面,看着那些随风摇曳的花瓣,不时伸手摸上一摸。柔软而坚韧的触感从指尖传来,这也许就是生命的触感吧,脆弱而顽强。正愣着,老人们的声音传来。

他们确实老了,与我记忆中那两个

中气十足的老人相比,他们多了些佝偻,少了些牙齿。不过,年岁和经验带来的对土地的熟稔却没有丝毫减少。这不,他们还在旁边指导我怎么推播种器呢。

与他们一比,这两树春杏,都显得没那么有活力了。我们总想着劝劝他们,没有必要每年都去地里劳作了。但时不时地,总会从母亲和舅姨那里听到两位老人在田里劳作累坏身体的消息。

或许这就是生命吧,正如这两株杏树一般。沉寂怎能比生长的困苦更安逸?生命从来就是不甘安逸的,只要一息尚存,就算是只有树桩,树木也会努力地重新生长。令人无奈,却又令人敬佩。

春日将尽,种子也播撒完成了,杏花也开始飘落了,绿叶从枝头间抽出,四季又开始了轮回,希望等到明年,还能见到如此美丽强韧的春杏!

诗和远方

□ 马戎

有歌手给“生活不止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一句诗谱上曲写进了歌里,弹着吉他低吟。指尖拨弄着诗行,思绪则飘然远行,去往还未来得及去过的远方。有的人从歌里只听到了“生活的苟且”,便点头称赞着感同身受,而忽视了天边皎皎明月为前行的人照亮的路;有的人则从眼前或许苟且的生活中奋力地抬头,终得以从一线天光中窥见“诗和远方”,于是背起行囊,踏上奔赴的旅程。胸中赤子之心未死,诗和远方便终会触手可及。

所谓诗和远方,不过是情怀与梦想碰撞的较量。若情怀略占上风,便如“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东坡,将半生的辛苦遭逢与干戈寥落都熔进笔下的词藻中,生出“一蓑烟雨任平

生”的豁达情怀。若梦想略胜一筹,便是稼轩“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不平之气在胸中激荡,眼前已是平沙莽莽,大漠孤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却“可怜白发生”。梦想难以实现,只能终年累月郁结于心,化作一声“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喟叹。

所谓诗和远方,不过是情怀与梦想相拥的温柔。抛开分歧,放下偏见,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寻找彼此的共通点,便在此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如曹植“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的少年意气,渴望披甲上阵为国而战的拳拳之心与渴望建功立业,向往战功赫赫的梦想不谋而合,便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于云霄间开出“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繁花,承载着情怀与梦想共同的重量,踏着诗

迈向远方。

所谓诗和远方,不过是情怀与梦想被迫剥离时的无奈。如屈原,昔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超然于世的情怀与“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忠贞梦想终敌不过“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的黯淡现实,只能留一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聊以慰藉。又如“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最终也会走到“从此以后,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便须知若情怀与梦想注定无法同行,那么诗和远方便终有一方凋零进回忆的灰烬。

正如“仰望月亮时,莫忘脚下六便士”一般,吟风弄月时,亦勿忘远山千万重。诗和远方纵使不可兼得,也惟愿“如同梁上燕,岁岁常相见”。

四月

□ 袁秀兰

这是一场视觉的盛宴
晨曦的土地,抒写着温暖
拔节出一枚枚粉红色的抒情
绿色与绿色对视,季节的摇篮
生长着密密麻麻的浪漫
风的信笺惟妙惟肖
形容词擦亮晴空的湛蓝
动词的情悄话,抵达心的彼岸
杏花村的雨水,点亮春天
四月,你可开放成云朵
用一种不知疲倦,替换
另一种不知疲倦
用诗歌卷起诗歌,此刻
竟然化腐朽为神奇,不信你看
春风一个浅浅的回眸
击落了一地香喷喷的眷恋

南山一梦

□ 黑牙

窗外是灯火、长街和车水马龙
远处是群楼、松林和太白巍山
再远,就看不到了
被太白巍山挡在了身后
她不是故意的,漫长岁月里
她的同伴,一再晚到
当一座城拔地而起时
她已陷入了沉睡
一定梦到了什么
不然这山上,不会有
那么多风云,一定在梦中
经历了什么,不然这山
不会时而沧桑,时而葱茏

春回

□ 阿檬

四月的风,擦亮口泉河
淡蓝色的镜子。蒲草
领首低眉,看镜子里
泛黄的裙裾,渐变成新绿
几只麻鸭,用火焰啄开
冰封的空寂,鸥鸟鸣啭轻歌
白鹭曼舞,天鹅凌波照影
凝固的日子,倏然迸裂
一群麦穗鱼,披着银甲
争先恐后地,从谷雨里游出